



纪峰：为文化名家塑像

■ 文 / 张立敏



转眼已经三十多年，那个夏日雨后与小伙伴们抟泥土团泥人的情形，在纪峰脑海中清晰依旧，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雕塑作品会出现在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展厅里。

从小生长在安徽界首的乡村，纪峰就对泥塑有一种特殊的喜好，七八岁时，在村里就已经因做泥塑而小有名气，十几岁时，便在具有优秀工艺美术创作传统的界首市崭露头角。一次，听说中央美院有雕塑专业，他便负笈北上，备考中央美院。来到首都后，几经辗转，纪峰有幸结识了艺术名家韩美林。当他提出要报考美术学院、征求韩美林的意见时，却得到了一个让他吃惊的答案。这让他一连好几天都辗转不安，久思不得其解。

二十年后，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培一谈起这件往事时说，韩先生显然看到了纪峰所具备的发展潜质，看清了他的发展方向。进美院学习，无异于钻进了一个套子。纪峰是“原本无缚”，没有套子的束缚，何须再钻到一个规矩套子里？到时候，再欲寻求打破这个规矩套子，跳将出来，谈何容易！韩先生认为纪峰还是自由自在、自我发展更好。当年的纪峰哪里知道这一些，不过他还是接受了韩美林的建议，放弃了进入高校学习的梦想。

在韩美林工作室，纪峰边工作，边学习雕塑、绘画和书法，并逐渐成为韩美林最得力的助手，最终列入韩美林的门墙。更有幸的是，纪峰的作品得到当代文史大家冯其庸的喜爱，成为冯其庸私淑弟子。每逢周末，他便前往冯老家里，学习传统文化。从冯其庸游学十几

年，纪峰得到了严格的锤炼，吸收了广博的学养，奠定了一个成功艺术家所必备的素养。

冯其庸对于纪峰的奖掖与提携，超出了一般的师生之谊。冯先生带他踏遍三晋，泛游河洛，溯丝绸之路西行，横绝大漠，足踏天山，饱览了祖国的传统艺术宝库，使他大开眼界，体悟到了民族文化艺术的真谛与魅力。冯其庸无私地向文化大家和政府官员积极推荐纪峰和他的作品，给了他一次又一次为大家造像的艺术实践机会，给予了他一次又一次向大家学习的机会。

传统社会中，工艺美术的学习虽然有学院派的研修与传授，但是主流依然是师徒之间的私下传承，在学校教育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纪峰的成长道路无疑是十分独特的。纪峰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农村孩子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艺术家的过程，堪称当代励志的典型案列，对当代社会、对当下的艺术青年具有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陈培一说，纪峰的成长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偶然性，就是他



撞进了韩美林和冯其庸两位先生的大门。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何键说，纪峰是幸运的，虽没有读过大学，却有了最好的专业和国学老师。如果不是这幸运，纪峰的人生说不定要改写，可能就会像其他到都市讨生活的农村孩子一样平淡，一样普通。这种偶然性，使纪峰的成长充满了传奇色彩。所谓必然性，就是纪峰温良谦恭的品行、

聪慧的悟性和二十几年不懈地努力。

对纪峰在艺术上的探索，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名誉会长曹春生说，虽然纪峰没有进入中央美院学习，但是他在韩美林工作室，接受了韩美林的系统教育，冯其庸又给他补充了文史方面的学养，而他同时又经常接触中央美院的老师，不断地拿出自己的作品向教师们讨教，可以说得到了众多美术教





师的指导。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教育环境下，纪峰的创作获得了认可。

有一次，冯其庸带着纪峰拜访季羡林。在冯老与季老闲谈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纪峰捏出了一个季老的小像初稿，季老一看，大为惊喜，觉得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最初，季老的助手李玉洁见冯其庸带一个年轻人来，非常诧异，这时候才回过神来，原来是一位雕塑家。那年春节，季老把许多雕塑家给他做的塑像，排列在长桌上，不写雕塑家的名字，让来访的人投票，猜哪件是雕塑大师做的。投票的结果，大家都集中在纪峰雕塑的这一件上。季老哈哈大笑，说这件偏偏不是雕塑大师做的，是“小师”做的。后来季老一连让纪峰做了三件作品，季老去世后，季老墓上的大型雕塑，也是纪峰做的。

还有一次，纪峰陪同冯其庸到苏州钱仲联家里。他当场就为钱老做了一个小像，钱老一看，形神逼真，惊喜万分。这件塑像铸铜放大后，送到苏州，钱老十分喜欢。据家人说，钱老每到晚上睡觉前，就用毛巾盖在塑像的头上，说：“我要睡觉了，你也睡吧！”

冯其庸推荐纪峰拜见饶宗颐，可能是饶先生的家人觉得这是个年轻人，没有进展。后来上海博物馆的王运天带纪峰到了香港，当场做了一个小像，形神逼真，饶先生大为惊喜，一连请他做了三件，其中有一件塑的是饶公手挥七弦琴。在这件作品前，饶公的女婿、香港著名词作家邓伟雄久久伫立，仿佛听到了袅袅琴音。

词学名家叶嘉莹教授收到纪峰为她塑的像后，惊喜万分，特题了两首诗，其中有“纪君妙手传心事，塑出升堂欲语时”的称赞。

“纪峰雕塑艺术展”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主办，展出纪峰创作的雕塑作品四十件左右，是从他二十几年创作的上百件作品之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作品以历史文化名人和现当代文化名流肖像作品为主，后者居多，如《作家巴金》、《学者钱仲联》、《学者启功》、《学者饶宗颐》、《词作家乔羽》、《艺术家韩美林》、《翻译家杨宪益》、《词人叶



嘉莹》、《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等。这些雕塑作品，人物形象塑造得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令人凝神沉思。对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来说，这些文学家、艺术家、专家学者大多数都很熟悉，不少人还有较深入的交往，因而这些雕塑显得很亲切。在他看来，纪峰的雕塑创作，不仅传神地表现出这些前辈名家的形貌，而且传达出人物内心的世界。

满头银发的滕芳也来到展厅，在徐邦达的塑像前久久伫立。两年前，纪峰在无锡冯其庸纪念馆举办展览时，她专程去观赏，当时她对纪峰说，如果有

一天纪峰再举办展览的话一定到场。虽然刚出院，她还是不顾亲人劝阻，信守诺言。虽然她患了脑梗，谦虚地说自己说话不流利，但是她依旧用清晰流畅而又洪亮的语言，动情地讲述了纪峰为徐邦达塑像的经历。当年，纪峰迈进家门对她说要为徐邦达创作一幅肖像作品，滕芳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否定了：怎么行呢？这个小伙子行吗？纪峰轻声地回答，试试看。几分钟的时间，一个泥塑像出现了，徐邦达脸上露出笑容，她也十分满意。

肖像雕塑尤其是为名家雕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首先得与名家交往并得到





认可，这需要一些特殊的机缘与才能，而熟悉名家传神地表现人物风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说，既称得上大家，一定气度不凡，有不计其数的粉丝、崇拜者。既是文化领域的名人，那就不比单一的在某个专业那样有局限性。这些名人大家在广泛的公众中都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识者无数，知者万千。既然观众对名家太熟悉了，作品就得经得住每一个人拿他心中的尺子去丈量，就得经得起广大人民群众指指点点，品头评足，还得经得起名人家眷的品评和认可。两者都能够达到满意，才算及格。及格以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台阶还得攀登，那就是得有美术界同行专家的认同。

纪峰说，能有机会认识这么多文化界名人，从雕塑他们的作品中感悟他们的精神，抒发他们的情怀并让我从中受益，自己是幸运的，会珍惜每一次的雕塑机会，会在与大师对话的路上继续走下去。而名人中，两位老师的影响最大，韩美林老师总是严要求。二十年前韩美林说的话至今仍在耳畔萦绕。韩老师说：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靠自己；现在脚踏实地做事，二十年后就能成为栋梁；作为男人要能震动地球。正是这些话，使他决定不再考虑进入高校接受学校教育。韩美林老师的教诲让他沉心二十年，知道如何在艺术中把握人物特点，又能在突出人物特点时再展示艺术魅力，把生活与艺术更好地融为一体。

冯其庸老师更是提携后学，教诲纪峰要做艺术先做好人，并鼓励他从雕塑大人物中感悟出大师们的精神与精髓。正是两位老师的严厉与鼓励，才使纪峰在特殊的土壤里坚守艺术，不失自我，也正是两位大师的鼓励与帮助才使纪峰有机会认识了这么多文化艺术界的名人，有机会与大师们进行一次次的精神对话。同时两位老师又做出了榜样。四年前，纪峰有一种冲动，觉得自己作品可以了，想在美术馆搞展览，韩老师当时写了四个字“低头拉车”，让他再一次沉淀下来。

纪峰是一个不懈追求的年轻艺术家，他的成功源于他的努力与虚心。在曹春生看来，为当代名家塑像，需要熟悉并进入人物内心，不少人急于求成，没有静下心来，所以当前肖像雕塑创作整体上处于不容乐观，即使是国际雕塑界也是如此。急于出成果，急于搞展览，使不少具有良好天赋的年轻人背离艺术长途。纪峰在艺术追求上坚持不懈，既努力又虚心，这使得他在人物肖像上不断进步，获得人们的认可。

纪峰在传统雕塑的道路上前进，追求表现文化大师身上那种纯真、朴实、真挚、自然的共性，又加上每个个体特性的融合。有的突出大气，有的显示粗犷，有的表达豪迈，有的展示凝重，有的则凸显拙朴。姜昆说，纪峰文化大师人物肖像系列作品，非常有冲击力，这种专一系列创作方向的坚持，使他的作品和其他人物塑像的创作拉开了距离。

中华文化灿烂辉煌，出现了无数贤良名家，思想家、艺术家、文化名人，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国际文化大舞台上，熠熠生辉，光彩照人。以历史文化名流和当代名人为题材的雕塑，形象感人，拉近了人们与贤哲的距离感，有利于人们进入先贤们的精神生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冯双白说，纪峰的雕塑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深受鼓舞。卜键说，为当代学界泰斗、中国学术的引领者造像，藉以雕镂文心，称扬贤达，留下一段长久的学术记忆，建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名人堂，纪峰的选择，无疑是早有识见的。



